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七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作邱賦

鄭子產作邱賦

杜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

一年國人諗之。彭士望曰此子產不及諸葛處曰其父歿

於路。杜子國為已為蠶尾。林謂子產重賦毒害以令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杜鄭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

歿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可逞度不可改。

作邱賦自是過舉想勢必不可改而焚書倉門

之外者公私順逆異也故不恤人言必於禮

義無愆而後可○士望曰數語誤殺王介甫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杜子曰國氏其先亡

乎君子作法於涼杜薄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

何不可無此正論即勢不得已子產亦應之矣姬在列杜列

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林蔡偪楚曹滕偪宋

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林鄭偪於晉楚而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杜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

若以心為制則民亦各有心豈能獨聽上哉

穆子成昭子殺豎牛

初穆子去叔孫氏

杜成十六年辟
僑如之難奔齊

及庚宗

杜魯地

遇婦人

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

國氏

杜齊正
卿姜姓

生孟丙仲壬夢

杜穆子夢

天壓已弗勝

聖○彭士望曰

鬼神福善淫人降
之妖夢以重其罰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力主反
肩僂也

深目

而豶

加喙許穢反
畫出惡人形狀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士

之旦而皆名其徒

杜從者

無之且曰志之

杜識也

及宣伯

杜僑

如也穆子之兄

奔齊

杜成十年

饋之

杜穆子饋食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

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

之不告

林不告

而歸既立

杜立

所宿庚宗之婦人

此婦

結局未識餓死叔

獻以雉

杜獻

問其姓

杜子也女生

曰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奉芳勇反

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彭士望曰

見先已

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

杜小臣也傳言

有

寵

林穆子以牛應

長使爲政

杜爲家政

○按牛必能小

公孫明

杜齊大

知叔孫於齊

杜與叔孫

歸未逆國姜

杜孟

仲之

子明取之

好親知○士望曰國姜亦太

故怒其子

仲益

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藉

由

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

杜欲使

不可。叔孫爲孟鐘。

林

孟丙

曰爾未際。

杜未與諸大

饗大夫以落之。

杜以豶豬

落

既具使豎牛請日。

均是子也而必牛請牛示何世家

其間帝王之

入弗謁。

杜白

出命之日。

杜詐命以

及賓至

家抑又甚矣。

杜白

牛曰孟有北婦人。

杜國

之客。

杜子明

林蓋豎牛投穆子所

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

而殺諸外。

杜殺孟丙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

仲亦知孟之

可所謂不知惟者欲以

仲與公御萊書。

杜公御

觀於公

除牛正在此中討消息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

林仲壬使牛以賜

觀于公宮

杜與之利遊

林仲壬使牛以賜

士

望曰殺無辜之兄不能明告君父且私入不示出只兩出字

遊觀使牛入示庸呆已甚真豚犬也兩入字輕輕殺逐二兄可見主内外者最要命佩之牛

謂叔孫見仲而何杜如叔孫曰何為杜怪曰不見既自

見矣杜言仲已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

命召仲杜望曰似楊堅名太子勇不問其故不誨其

于正是反常矣然既逐之矣疾急而召昏亂哉牛許而

不召杜洩杜叔孫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牛不食叔孫

洩殺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言求食可得無為去

辭以免杜按此語是忿叔孫不當以牛歸而寵之如

慶鄭君實深之可若何意同士望曰恨洩失此大機

會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士望曰：從來近密行，祇不欲見人。四字所以

太子在寢，大臣直宿，乃萬世之法。使寘饋于个。杜東而退，牛弗進，則置

虛命徹。杜寫器，今空示。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杜三日絕糧，士望曰：如此癡人，直得餓死。牛立昭子。杜豹之庶子，而相之。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杜叔仲帶也。與南遺。杜季

氏家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士望曰：洩不去，杜洩將

以路。杜王所賜，叔孫車。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

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冢卿謂季孫

介次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

也。杜謂叔孫

朝而聘於王。

杜在襄二十四年

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

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

徒實書名。

杜謂季孫

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

杜謂叔孫服車服之器。工

正所書

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歿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歿又不

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

欲去之。

杜註叔孫以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杜能

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

氏。

杜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登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

杜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杜無所入於公叔孫

氏臣其子弟。

杜兄弟以父公孟孫氏取其半焉。

杜復以子弟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杜簡擇取二分

二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貢於公。

杜國人盡屬三家三家三

以書使杜洩告於

殯。

杜告叔孫之柩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

杜皆在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也。

杜擲

之。帥士而哭之。

杜痛叔孫之見誣

叔仲子受

豎牛賂使

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

門。

杜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

禮也。

杜從生存朝觀之正路

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

懼歟不敢自

杜從也

也既葬而行

杜善杜洩能辟禍

仲至自齊

仲

壬聞父喪而來

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

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

大庫之庭

杜仲壬

攻司宮射之中目而歿

中目當是仲壬

豎牛取東

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

孫氏使亂大從

杜言其亂大至也杜林註皆未是

殺適立庶

四字

又披其

邑將以赦罪

杜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

罪莫大

焉必速殺之

杜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昭子不密謀以殺牛乃朝家衆而聲言曰必速殺之蓋不知牛殺其父而先聲以逐

之耳豈亦以立我為德而殺孟之罪可未減耶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闕之外

杜齊魯界上闕

投其首於寧風

杜齊地

之棘上仲尼曰叔

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杜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

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士望曰後世策立最

多刑賞總之不明大義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穆文熙曰叔孫途遇婦人甚奇生子與夢符又奇然牛竟破亂叔孫氏身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勝者何大舛也夢兆之事此可以觀矣○又曰豎牛之讒在春秋中惟費無極殺卻宛之事可以似之餘

皆莫如也

彭士望曰叔孫賢者一外淫遂殞身而二子殺遂可不戒哉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公如晉

杜即位而往見

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名言

士望曰辨儀於禮入微世間自有此一等外修邊幅人常博俗人贊歎明眼人早知其少情實無成事矣今

政令在家杜在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杜羈莊

楚伯也林此言昭公不奸大國之盟林奸犯元年陵虐

小國利人之難杜謂往年莒亂而取郟○世上儘多此

種人人有日在過中而極口以彈人或

規誨人者皆此類也

今傍觀人笑之齒冷

不知其私

杜不自知有私難

其政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

杜無為

終者

林此言昭公

不知禮盡失其民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

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杜時晉侯亦失政

叔齊以此諷諫

遠啟疆論晉不可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禮按亦有猛獸將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

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語妙道之以訓辭，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杜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

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闞，杜則

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官刑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

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彭士望曰：對暴人初宜用滑稽以和其燥，後隨宜施。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聘之

能入時圭六寸，子男琮，璧五寸，聘圭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

享，頻有璋。以爲既朝聘而享其義，皆通有璋，執璋以行。

禮，小有述職。杜諸侯大有巡功。杜天子設機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杜朝聘之禮，有設機進爵之時，聘射之禮，至

禮有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而不飲，飲肉敗人餒，而不飲，故設機而不倚，酒清人渴，宴有好

士望云此
段理曉

上望云此
段情論

貨

杜宴飲以
貨為好

餼有陪

杜鼎陪加也
熟食為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

在杜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杜在宣十二年言邲之役。

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杜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末失備，而加

之以禮，重之以睦。杜君臣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士望曰說備之若何，誰

其重此。杜言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杜謂有賢若其未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杜隕反至

求昏而薦杜進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

三十一
二

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杜武子

行吳。杜偃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

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杜無

為公族大夫。韓須。杜起之受命而使矣。杜年雖幼箕襄。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杜韓襄起之

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皆成縣也賦百乘。羊

舌四族。杜銅鞮伯華叔向叔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

揚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杜叔向之因其十家。杜

氏七羊舌氏四而九縣。杜羊舌四長轂九百。杜戎車其

士望云此
段勢奪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

大恥伯華杜叔謀之中行伯杜中魏舒帥之其蔑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

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士望曰仍歸到滑稽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

知而不能妙叔向敏鍊一語寫出亦厚其禮韓起反鄭

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杜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時

亦老矣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

能用善人杜謂授子產政民之主也士望曰晏子好善如此豈有沮聖之言况夫子以久

左專徑世沙路卷十七遂啟驪三十一

敬稱之耶○禮按能用
善人與沮聖正相反

魏禧曰事理情勢俱透確條理可為奏疏之法

蹇由對楚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杜

四年。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

杜楚地

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

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

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主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

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

林守國之龜

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妙尚

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

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杜威也

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

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

豈爲一入。使臣獲釁君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

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

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杜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尤妙。今此行

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

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杜皆楚界。吳不可入。杜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直夷反。箕之山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遠啟疆待命於雩婁禮也。

魏禧曰：此與陰飴甥會秦伯燭之武退秦師俱辭令妙品。展喜犒齊知瑩對楚子亦是善辭。終不得比此數篇者。稍屬板硬。只說向一邊。諸篇自是生動圓滿。擒縱較活耳。

彭家屏曰：吳楚之為仇久矣。既敗楚師，又使使犒之，是激楚也。且不使他人，而使其弟，是置其弟子虎口也。雖蹶由之才，辯得免釁鼓，而卒為楚所羈，吳子之

所以處其弟者亦甚寡恩矣哉

子產鑄刑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

杜鑄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也

杜遺子產書

魏世倣曰異國寓書以規過古朋友之道

曰始吾有虞於子

杜虞度也言平度于產以爲已

法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

心也

杜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浮懼其未也

韓昌黎原道文格祖此

故誨之以忠聳

杜懼也

之以行教之以務

杜時所急

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

杜上公王也
官卿大夫也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

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

杜權移於法故
民不畏上。辟

君之辟也何得
言不忌於上

並有爭心。以徵於書。

是却流而徵幸以
至此

成之。

杜因危文以生爭緣
微幸以成其巧偽

弗可爲也。

杜治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

杜言刑書不起
於始盛之世

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杜襄三

立謗政。

杜作邱賦
在四年

制參辟。

杜謂用三
代之末法

鑄刑書。將

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

杜言詩唯以德
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但當先禮而後刑耳。豈

人之政錐刀之末。杜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叔向多精微之論。而非救時之急。肸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杜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世微曰。是子產鑄刑書之意。

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救之。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杜士

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穆文熙曰。嚴刑足以火未出而

作火。以鑄刑器。杜藏爭辟。辟即上民之有辟焉。火如

象之。不火何為。杜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六月丙戌。鄭

災杜終士文伯之言

穆文熙曰以子產之賢乃鑄刑書來叔向之譏豈其
不見及此哉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於鬪亂苟不申
禁令何以責遵守乎治亂國用重典子產其亦不幸
而當鄭之亂也乎

魏世倣曰叔向可謂知本之論人但知刑書可禦奸
也實足以致奸後世文致之法其端肇是

華合比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

杜寵於平公○彭士望曰左氏致我鬪寺不一而足犬子佐惡之

禧按父子各有寵媚華合比曰我殺之杜欲以求柳聞

之人未有不構禍者之杜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杜華

之佐必不密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襄十七年奔衛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杜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

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杜見於左師

杜戊杜向杜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

於女何有三語可爲殘薄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女其畏哉

杜

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凌釋隆

曰寺人柳所以譖右師者即伊戾譖
大子痤故智平公暗不足道左師春秋之選乃其比伊
戾亦與華亥之比柳同尚清言曰宗子維城痤獨非宗
子乎哉何其悖也

真德秀曰坎埋書伊戾以誣大子痤矣寺人柳又以
之誣華合比區區小智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
聽者之不聰也

魏世做曰寺人伊戾用此術覆太子痤矣寺人柳復
以此逐華合比平公已知前事而仍信之闇一至此
乎蓋闇者必多疑多疑者人易使之信故最易欺○

不與戍之比而殺痤等乎何以責亥也不指其比姦而指其亡宗亦有媿於心耳

楚棄疾過鄭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杜報前年送女

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

杜鄭地

辭不敢見。

杜不敢當國君之勞

固

請見之見如見王。

杜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

以其乘馬八匹

私面。

杜私見鄭伯

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杜降殺以兩

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

樵樹不采蕪。

杜不伐嘉樹為樵不采蕪種為芻

不抽屋不強白誓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

杜惠也

賓往來

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

杜前年如

楚教

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

曰。楚辟。

杜邪

我衷。

杜正

若何效辟。

禧按八字可為求報睚眦者之鑒

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

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

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杜傳言叔向知禮

魏禧曰。聖人不許以德報怨者。謂矯情屈法。以示其

厚。非謂不當容忍。必相報復也。彼以怨來我。以德往

最足感化。愚悍若後世。陸遜之於淳于式。崔暹之於

邢子才。劉仁軌之於袁異。式婁師德之於狄仁傑。王

旦之於寇準劉基之於李善長夏原吉之於呂震皆
可爲師法者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

杜旌折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

芋尹無

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

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

杜有罪亡入章華宮

無宇執之。有司

杜王有司也

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

杜執無宇

而謁諸

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

杜經管天下畧有四海

諸侯正

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杜毛草也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有十日。

杜甲至癸

人有十等。

杜王至臺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

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杜士謂能理庶事。阜謂造

事也。隸謂隸屬於吏也。僚勞也。謂供勞事也。僕僕馬有

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廝役。所謂人之十等也。

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

執之。林如此則將安所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杜荒

閱蒐也。有亡人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杜刑

當大蒐其衆書之法曰。盜所隱器。杜隱盜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杜行

善法故能啟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句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

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危言故夫致災焉。杜人欲

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

取之。盜有所在矣。危言杜言王曰。取而臣。以待盜。有寵。

未可得也。橫人乃作此趣遂赦之。杜赦

魏禧曰。靈王赦申無宇。石虎不罪姚弋仲。皆是古今

奇事。

魏世倣曰。比之紂而指以爲盜。橫而無禮矣。楚靈從之。茅焦諫。始皇亦以強辭喝之。而聽楚圍秦。政至凶暴也。凶暴人。往往可以強直之辭氣奪之。

彭家屏曰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于理
勝而已無字之言理勝也故楚靈赦之義理之不存
而強辭廟上謂可以氣奪也有是理乎

子產立公孫洩

鄭人相驚以伯有。奇敘得突兀尤奇便覺白日鬼出○

捏造騰播以取戲只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有一語將此種情弊寫出如見知所往。杜襄三十年鄭人鑄刑書之歲前年二月或魏

或帶段既疾而人為是夢以神之耶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杜駟帶助子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杜公孫段及壬子駟帶卒。奇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奇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

孫洩及良止以撫之。奇乃止。杜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

殺子孔良止伯有子立以

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吾為之歸也。子大叔曰：公孫洩何為？杜子厲。子產曰：說

也。為身無義以圖說。杜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

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杜民不可使知之

以求媚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杜彭士望曰：非子大叔

以訓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杜晉中軍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杜初也。生既生魄，陽

曰魂。杜此既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杜物權勢杜居移

故魄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

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

神積莖而至於明。匹夫匹婦強效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最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效能爲鬼。不亦宜乎。

魏禧曰論甚精微處法尤當

彭家屏曰伯有未必爲厲。特舉國訛言。遂若真爲厲耳。子產爲伯有立後。亦因民之所易信者。順而導之。而訛言斯息矣。訛言息則伯有不爲厲矣。然其論鬼

物處語語精確遂為記禮者之所取裁窮理如宋儒亦不能齟其說也則存其議論可也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

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杜以不能相儀乃講也杜習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

歿也杜將歿猶以爲念不忘教子真可謂能補過召其大

夫杜僖子曰禮人之幹也林人之有禮無禮無以立吾

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杜僖子卒時孔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杜孔子六代祖孔父嘉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杜弗父何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林

上專歷止少昭
夫卜二僖子一
三

父何之曾孫孔杜佐戴武宣杜三命杜茲益共杜三命杜故

其鼎杜廟之鼎杜銘云一命而僂杜再命而僂杜三命

而俯杜俯共於僂杜循墻而走杜亦莫余敢侮杜

敢侮之僂杜於共於僂杜是鬻於是杜以餬余口杜

足不杜敢求多正杜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聖人之後有明德而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杜終以必屬說與何忌杜

僖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杜或謂僖子不

授夫子以政非也魯之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杜說師

權豈僖子所得操耶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杜雅曰。君子是則
是。傲孟僖子可則。傲也矣。

師曠論石言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

林晉魏邑之榆地有石忽作人言

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杜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

不然民聽濫

林失也抑臣又聞之本旨

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杜命也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虎

斯杜地名地

之宮叔向曰子野

杜師曠字

之言君子哉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

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尺遂反

唯躬

是瘁。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杜師

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

是宮也成

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杜為十年晉侯彪卒傳

王使桓伯讓晉

周甘人

杜甘大夫襄

與晉閻嘉

杜晉閻縣大夫

爭閻田晉梁丙張趯

率陰戎

杜陸渾

伐潁

杜周邑

王使詹桓伯

杜周大夫

辭於晉曰我

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杜在夏世以後稷功受此五國為西

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林二國在東方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

林四國在南方

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林三國在北方

吾何

邇封之有

林我周封疆外薄四海何近之有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

屏周亦其廢隊是為

杜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

豈如弁髦而因

以敝之

林童子垂髦始冠必以弁蓋緇布冠也故謂之弁髦既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緇布之冠永

不復先王居檣杙於四裔以禦螭魅杜言檣杙畧舉四

則三苗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允姓陰戎之祖與伯

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杜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

於伊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杜邑外為郊則戎焉取之

林若非惠公則戎安得取周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杜咎在晉后稷封殖

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杜后稷修封疆殖伯父圖之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

謀主也杜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林衣服必有冠冕然

族師長然後規疎後貴重木水必有本原然後久長民人必有宗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杜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

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杜言文公雖伯木能改正朔易服色。

翼戴天子而

加之以恭。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

杜宗周以天子

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說主有姻喪。

杜外親之喪

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襚。

杜送衣反潁俘。主亦使賓滑。

杜周大夫

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

晉人禮而歸之。

屠蒯請佐尊

晉荀盈如齊逆女。

杜自為逆

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

反若怪

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

遂酌以飲工。

林樂師師曠

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

謂之疾日。

杜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

君徹宴樂。學人

林習樂之

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林謂荀盈

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

杜不聞是義而作樂

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叔。

杜外都大夫之嬖者

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

杜職在外

服以

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

杜類也

物有其容。

杜貌

今君之

容。非。其。物。也。

杜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

司。味。二。御。失。官。而。君。止帶一个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

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林知氏秋

八。月。使。荀。躒。杜荀盈之子佐。下。軍。以。說。焉。

彭。家。屏。曰。屠。蒯。玩。弄。人。主。而。意。主。納。忠。遂。爲。滑。稽。之。

祖。後。世。如。優。孟。優。旃。東。方。朔。敬。新。磨。谷。那。律。皆。其。耳。

孫。歟。

齊逐樂高氏

齊惠樂高氏

杜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

氏而惡之夏有告

憑空有此奇人其欲兩虎相鬪而奪其權者耶

陳桓子曰子

旗

林樂施子雅之子

子良

林高彊子尾之子

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

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杜欲及子良醉故馳告鮑文子

遂見文

子杜鮑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杜子良子旗

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

杜謂傳言者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焉往遂伐虎門

杜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林門上畫虎故曰虎門

晏平仲端委

立於虎門之外四族

林樂高

召之無所往

晏子兩遇變皆此理此法

陳鮑雖為善而有謀國之心樂高難公族而行多不義故晏子兩無所與

其徒曰助陳鮑

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魏世傲曰此言與不戒君難同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

鉅平率反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杜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旗名斷三

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杜祀后樂高敗又敗諸莊杜六

道之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杜齊樂施高彊來奔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世傲曰晏子知齊將為陳復助桓子謀安善耶

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

可強。不聞此言不可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益。紆粉反。利也。

生孽。杜妖也。姑使無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於莒。杜齊也。桓子召子山。杜一年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私

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杜私具不告公。而反棘。杜于山焉。子

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杜于周本無邑

故更反于城子。公公孫捷。杜三年子八年而皆益其祿。凡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杜桓子以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杜詩大雅言文王能

行之能施也。桓公是以霸。杜桓公亦以公與桓子莒之

左傳卷十七 逐樂高二

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

杜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與

陳氏始

太

魏禧曰晏子之告桓子教其爲善以自固是與於竊國之謀者也不知桓子雖有私利之心而舉動合禮以邑致公則君尊且富矣反公子則公族彊矣施貧寡則國人安矣國勢在陳無可如何而猶幸目前之有禮也使陳氏不致邑不反羣公子其能免於他日之篡乎是晏子之言似爲陳氏而實所以爲國陳氏不翦公室而反羣公子亦可謂之賢人然終以得國

可知天命在我亦何必剪除宗姓而後可哉如劉裕
蕭道成諸人直枉作惡人取報子孫遺臭萬年而已
矣

葬晉平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杜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

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

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
杜見新君之費 子產曰。喪焉用幣。

用幣必百兩。
杜載幣用車百乘。○禧按 如此重幣國安得不因 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
林言小國能當

幾千人之費而不減亡哉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此亦謂之

縱欲妙故知凡執私意任私見者皆欲也豈獨財色哉
○不能自克人有意見聞人言心知其是而必用已者
其私意盛而力不能制也故
曰強起而行求仁莫近焉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

同憾杜蔡近楚楚常恨其不服順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

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

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于棄疾

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

杜弑父而立

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

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

禧按偽撫叛降

而殺之者不可不知此雖陽明之

于利頭功成而無後患吾猶疑之楚王奉孫吳以討於

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蔡克有緝

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紂為黎之蒐東夷叛

之故伐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於蔡紂能無咎乎

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

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

可沒當作振杜救助也猶言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

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

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銀

謀救蔡也。

杜不書救蔡不果救

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

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

以字

妙于言天

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

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杜歲星一周十二年也

王惡周矣。

杜元年殺

君而立歲在太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于大梁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

子於岡山。

杜蔡靈公太子蔡侯廬之父

申無宇曰：不祥。

見他人之凶事尚欲辟之

况身為之乎。故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

之。杜悔為暴虐

棄疾爲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

杜陳蔡皆爲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要地也

靈王始

使棄疾爲蔡公。主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

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

善于告君鄭莊公城櫟而

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

大夫桓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

今賴之。

杜城穀在莊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杜

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元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威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

廷親不在外。羈杜羈旅

不在內。今棄疾林親

在外。鄭丹

不在內。林親

在內。林羈也居

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

杜即檀伯厲公

宋蕭亳實殺子游。

杜在

二齊渠邱實殺無知。

杜莊九年渠邱

衛蒲戚實出獻公。

杜蒲甯殖邑戚孫林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為十三年陳

魏禧曰：多名言。○只說大槩利害，不就棄疾說，最得

之。昔西伯戡黎，祖伊告紂，但言國事危殆，一語不及

西伯真忠臣告暴君全賢臣之至道。

葬鄭簡公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

杜葬道

及游氏之廟

杜子犬叔族

將

毀焉子犬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杜廟具

毀曰

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

穆文

熙曰犬叔教除徒數語委婉動人既不廢命又不毀廟可謂極善處事

既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

杜林道

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杜簡公別營葬地在鄭先君舊墓故道

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

毀之則朝而崩

杜北鄧反棺弗

毀則日中而崩子犬叔請毀之

魏世倣曰子犬叔於已廟則全之於司墓室則

請毀之賢者耶

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杜不欲

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

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

遂弗毀子大叔知全已廟而不顧司墓之室何其不仁

之廟豈木日中而葬彭士望曰雪及牛目葬不及時君子謂

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南蒯叛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杜南遺之

南蒯謂子仲

杜公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杜季氏

子更

杜代

其位我以

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杜帶之子小也

等事豈可再告人開手便差

且告之故

杜欲出季氏以

季悼子之卒

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杜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

士望

昭子不伐莒以例亦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曰南
仲謀季全無實着不過借構鬪起事耳凡構二家二家
合面則發難之人立出無所逃矣遂不思何以應之乎
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杜言昭子受三命非禮也平子曰

然故使昭子

杜使自

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媯也及此

林豎牛禍在四年

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

杜位

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媯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頗

禧按此舉以懼季孫可謂先聲奪人也與朝家衆殺牛不同

季孫懼

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

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何其淺

仲還及衛聞亂逃介

林副

而先

林先

及郊聞費叛遂奔

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

謀叛而鄉人皆知之宜其敗也然此等

殊有意思或以言挑 蒯蒯何不以之同謀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秋乎

攸乎。

杜恤恤憂患秋愁

淡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

而君圖有人矣哉。

杜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

南蒯枚筮

之。

杜不指其事

遇坤三三三

杜坤下

之比三三三

杜坤下坎

五爻

曰黃裳元吉。

杜坤六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惠伯之對亦陰知其謀而折吾

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以室歸公豈不忠

之無禮是以私怨叛季氏耳觀其懼而以費如齊豈有

公室之心哉。則直為小人而已矣。余論諸葛謏意亦如

此外疆內溫忠也。

和以率貞信

也。

杜水和而土安正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左傳經世鈔

卷十七 南蒯二

三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杜言非黃

下不共。不

得其飾。

杜不為裳

事不善。不得其極。

杜失中德

外內倡和為忠。率

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

杜正直剛克柔克

為善。非此三者。弗當

杜非忠信善不當此卦○此當與穆姜之筮同看凡占卜者不可不知

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魏世做曰愚謂易正大不可以占險事則易小矣易當讀去聲言黃裳爻平易安善之卦不可以占險也

○士望曰大易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

元。下美則裳。

林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黃色元道居上故其美者為體元之義足居下故其美者

為下裳

參成可筮。

杜參美盡備吉可如筮

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

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

世做曰此即前鄉人為之所謂吾謀適不

用也其意隱隱言外

我有圃生之杞乎

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杞枸

也杞從我者子乎

杜子男子之通稱言

去我者鄙乎倍其

鄰杜猶親也者恥乎

林去我已可不失今之尊卑所鄙

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士乎

杜言自遂不改

平子欲使昭于遂叔仲小

林蓋小

故平子欲使昭于遂之以自解說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

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杜言不為季氏遂小生怨

魏禧曰三家真兄弟手段左袒則太重耳使昭仲聲

罪合謀討季何事不濟乃陰攝之出此下策亦當運

之衰也

彭家屏曰左傳卦占之法亦各不同有看本卦及之卦之全體者如畢萬筮仕于晉是也有看兩卦全體兼看互卦者如周史之爲陳占是也有先看動爻後看全體者如晉侯之占納王是也有全卦不變即看卦義者如鄢陵之戰是也有五爻皆動仍看之卦全體而占彖辭者如穆姜之徙居東宮是也有畧看卦變之由而歸重于動爻者如陳文子斷崔杼之占娶棠姜是也有專看動爻者如邲之役知莊子之占楚師及南蒯欲去季氏而占遇坤之比皆是也其法與

朱子啟蒙占法有同有不同者大抵古人隨事起義
故占各不同後世歷世愈長為法愈密故有一定之
占而著之為法然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哉

子革對楚王

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陵尹喜。

杜五子大夫

帥師圍徐。

杜吳

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爲之援。

杜子爲五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杜秦所

翠被。

翠羽飾被豹舄。

杜皮以豹

執鞭以出。

杜執鞭以教令

僕析父。

杜大夫從右。

尹子革。

杜鄭

夕。

杜莫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杜靈王敬大臣

○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杜楚始

與呂伋。

杜齊太公王。

孫牟。

杜衛康叔

燮父。

杜晉唐

禽父。

杜周公

並事康王。

王。

杜成

四國皆有分。

杜珍寶

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鼎以爲分

林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爲有國之寶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算路

林車也。以柴爲車。

籃纒

林謂

服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以禦不祥

齊王舅也

杜成王母齊太公女

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主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杜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昆吾常居許地。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

林此時舊許之地屬鄭

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杜陳蔡者專足畏也又加以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

杜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

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譏其順王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杜以已喻鋒刃欲

惡王出復語彭士望曰接過左史倚相杜楚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林伏羲神農五典林

吳頡頡高辛唐堯虞舜之書林八卦九邱林九州對曰臣嘗問

左專經世鈔略卷十七子革二

為

士望曰觸着便是有無厚入有間之妙

昔穆王

杜周穆王

欲肆

杜極也

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杜穆王

乘八駿

馬造父為御欲徧行天下使車

轍馬跡無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杜謀父周卿士祈父

所不到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林穆王聞諫而止是以得善終

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

林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三墳五典之法事倚相又安能該通其義

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

安和貌

式

杜用也

昭

德音

林言祈父掌甲兵悒悒然安和不用用能昭明王之德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

杜金玉取其堅重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

任如金治之器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魏世倣曰祈

隨器而制形

聳畏而楚圍能饋不食寢不寐

是古之凶人賢於今之凶人也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

士望曰何處者得此

語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魏禧曰此全不見刃斬處楚子何以不食不寐吾每於子草淳于髡之諷諫重疑焉豈亦史氏之附會與

左傳經世鈔

卷十七

卷一七子草三

四三

左傳經世鈔卷十七 終